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三〇回 李醉鬼冤沉得釋 韓道卿惡滿遭擒

且說許氏勾引情郎，正說到情密之處，天霸哪裡容得，恨不能刀剝兩段。又聽嬌聲說：「我的真心都掏出來了，你可別對外人說。別嫌我殘花敗柳，侍奉郎君，管叫你趁心如意。我那本夫姓李叫李貴，同著韓道卿作伙伴，趕邊豬為生。因此人常到我家，不分內外，這就是奸從夫勾引。奸人入門，背著我夫，把奴奸騙。奴家不准，他就是要命。把奴拐到此處，叫奴家日夜愁思。那日看見相公，必是好人，你我到了一處，到老我也沒二心。我叫許金蓮，又叫三姐，今年二〇六歲。本是屠戶強佔，我也沒法。可喜他被人拿去，一定當堂拷打問話。」不表。

且說張岐山自從天霸上屋，忍不住叫王朝鳳，托著他上牆來探聽頭話。只聽見有男子聲音，心中納悶：屠戶被拿，該剩他妻一人，哪裡的男子聲音？想是天霸也行苟且呢？必得下去瞧瞧，我才放心。想罷，雙腳落地，咕咚的一聲，驚動屋裡淫婦，說道：「有人！」姦夫怕是捉奸的，急忙站起，也不要美人咧！開門往外就跑。天霸見了，一個箭步，伸手抓住，說：「你這娼婦養的，往哪裡跑？」只抓得他渾身篩糠相似。屋內淫婦，大聲喊叫：「街坊爺們，了不得了，有賊了。」這一喊叫，前面看舖子的二人驚醒，連忙爬起，穿上衣服，一個使鐵尺，一個使擲子，忙開後門出來，竟奔天霸。好漢一見，忙把狂生往張頭那邊一捺，咕咚栽倒。張岐山上前按住。天霸回身，不慌不忙，瞧見擲子，就將身子一閃讓過，隨跟進步，去使了個黃鶯掏嚙，抓住了復又一推，咕咚摔在地下，只是哼聲不止。

後面那人著急，一個箭步上來，掄起鐵尺，照腦袋打來。天霸一閃。鐵尺打空，使的勁猛，往前一栽，天霸趁勢一拳，打了個嘴按地，「哎喲！哎喲！」張岐山接著狂生，猛然想起，那兩人必是看舖子的人。連忙說：「將爺別打咧！問問他們，是作什麼的。呔！我們是奉欽命前來公差。你們是什麼人？」二人聽得這說，連忙爬起說：「我們是縣中捕役，奉命看守肉鋪。忽聽裡面有賊，哪有不當之理？哪知道全是自己人。求上差息怒，算我們在聖人門前賣百家姓。」躬身連求恕罪。天霸帶笑說：「方才二位直撞過來，我若不急閃，早著了重傷。」捕役說：「不知上差到此，求恕求恕。」天霸說：「天大亮，你們去一人到縣，如此如此，急去快回。」回說：「是。」

一人先到肉鋪，取了幾條繩子。天霸吩咐把這姦夫捆上，再去捆那許三姐。且說那三姐早聽見好漢告訴縣差，那一片言語，自料自己的事情遮掩不住了，聽得渾身冷汗，粉面焦黃，也不敢浪叫咧！又見公差進房，知道無法可使，只得任憑差人繩拴粉項；此時衣襟沒扣，把縣差也招出邪僻來了，不住的給她拉衣裳，趁機摸他兩乳，叫：「小娘子慢慢的，別穿著歪鞋尖。多蒙你昨天晚上給酒喝；你敢是要朋友，叫你瞞哄了許多。不是上差在外，早把你按下了。快些走罷，好給我對詞去。」

拉過姦夫，拴在一處。霎時天亮，招惹得閒人齊來觀看。也有說武祿春宦門弟子，不該這樣下賤的；也有罵淫婦欺夫偷漢的。

眾人正圍著看笑話，忽見狂生的寡母跑來，見兒子犯法，一陣子大罵：「武祿春好小子！放著書不念，幹出這無恥之事，看你怎麼見人！」又罵聲：「小娼婦！我好端端的兒子，叫你這無羞的小娼婦，引誘壞了。你心下何忍！」罵著趕上去就打，被眾人上前攔住。

又見縣中那名公差回來，望天霸說：「將爺，我們縣主說，多多拜上。縣主有皇差，不能面會。令派大車一輛，馬一匹，護送兵四名。這還有點茶資，望你將爺笑留。」言罷雙手送過。

天霸一見，笑而不言，望著岐山、朝鳳說：「你們兩哥替我收著罷。」張、王聞聽，滿臉陪笑接過去——是一大包銀子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入了腰包。黃天霸換了衣服，說：「我先騎馬回州去見大人。你們隨後押解速走才好。」二公差回答說：「將爺，諸事交給我們倆罷，放心先請。」縣役引領出門，好漢上馬，一抖絲韁，騎馬如飛而去，先回德州。且說天霸沿路加鞭，早進了德州城，來到公館。正遇施公辦理公事，看見天霸，滿面堆歡。天霸單腿下跪，口內稱：「恩公。」把以往從前細稟了一遍。施公點頭說：「此事已定，且請坐下，多受辛苦。」黃天霸侍立一旁。

且說二犯人的車到州衙門首，那些同事的，見張岐山、王朝鳳得了差使，上前問明白原故，無不歡喜。岐山叫聲：「曹頭，你去替我們回一聲，好交差銷票。」曹頭點頭說：「交與我罷，少等片時。」言罷回身進衙。不多時只見他笑嘻嘻出來說：「你二人大喜，官府很喜歡。少時出來，就帶你二人去見欽差大人。」說話未了，只見州官乘馬，帶領跟役出來見了。

朝鳳、岐山帶姦夫淫婦，跪在馬前，把以往從前的事回明了。

州官聞聽大悅，連珠般說：「好好好，起來起來。快著快著，帶他們去見大人。」言罷打馬先走。青衣喊道說：「閃開，閃開！太爺來了。」嚇得軍民人等往兩旁一閃。張、王二人，帶著差使下役，跟隨來到公館。州官下馬前行，率領犯人，來到儀門，知會門上，通報進去。不多時傳出話來：「外面當值人聽真，欽差大人吩咐了：州官急速回衙，全班伺候。大人立刻上州衙升堂理事。」穆印岐連聲說：「是是是。」急忙回身出公館上馬，帶著眾人先回。內丁又吩咐：派執事全班，伺候搭轎。「哦！」該值答應。忽見儀門大開，走出賢臣，上了大轎。

地方吆喝，青農喝道，來至州衙堂口落轎。州官、三衙跪倒迎接。施公擺手，二人站起。

施公轉上升公位坐下。三班喊堂。堂規已罷，站班齊整。

州官、三衙站立公堂左右。施公吩咐：「帶姦夫、淫婦！」「哦！」三班答應，跑至堂口，大叫：「原差呢？帶姦情！」張岐山、王朝鳳一人站著，一人進角門，高聲報道：「犯人當堂！」外接聲，公差來至月台，手提鐵鎖，往前一擡，又往後一拖，把二犯咕咚摔倒，跪在地下。施公說：「抬起頭來。」兩旁施威。

姦夫淫婦戰戰兢兢，一齊抬頭。施公細看姦夫：年歲不過二〇上下，白面焦黃，兩眼垂淚，相貌透著斯文。又看淫婦：雖是驚恐，尚不甚怕，香消粉退，暗藏春色，不過二〇多歲，象有淫行，舉止不穩。施公說：「武祿春，要你實說原委。若要虛假，立刻就動大刑。」武生見問，垂淚說：「我父舉人，早已辭世。剩下寡母孤兒。子不言父諱。文生武祿春，自〇六歲入泮，今年二〇一歲，閉戶讀書，不敢招災。隔壁住著韓屠戶，他妻許氏太輕狂。他夫被捕役拿去，家內無人。文生一時心昏，被勾引過去，說些淫詞，勾引邪情。我想要跑，被他閉門攔住。這是實情，並無虛假。」言還未了，許氏聽得，真氣得柳眉直豎，杏眼圓睜，忘了在大堂上咧，大聲罵道：「娼婦養的！別混賴人。你常從鋪前來往，見了奴家，就發浪聲。幾次調戲，我不理你，怕人恥笑。你見我夫被拿，你才安不良之心，夤夜跳牆去行奸騙。奴家不准，大喊救人。」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